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鴻慶居士集卷十二

詳校官右中允臣薩敏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徐立綱

謄錄監生臣張琮

欽定四庫全書

鴻慶居士集卷十

宋 孫覿 撰

書

上皇帝書

臣聞人窮則呼天疾痛則呼父母心聲感發出于自然萬口一音如符節千歲一辰如旦暮也今有人頓仆淪陷于坑阱溝瀆之中自非惡之欲其死雖塗之人皆

可援而出之然必叫號天地父母以延一旦斯須之命者天下之至情固非所望于塗之人而求之于其所必救也臣幼而讀書粗知忠孝之節服官二紀被遇三朝入典兩曹出分六郡而愚不自量疾惡太過自蔡京用事人人皆知遺社稷之憂而臣獨深惡其黨類者葢以謂自古莽卓一夫之惡不能獨有所為必有不仁不義之徒而背違君親助成其惡然後一朝毒流天下而不可救故自政和以來五為京攸吳敏所逐鐫官褫職恬

不知懼淵聖皇帝深諒愚忠親降德音謂臣言蔡氏有
力名自方州再司言責于是羣邪側目千岐萬轍思所
以報復之方會陛下擢臣知臨安府事而大臣悉名京
黨分布中外如李光者蔡氏餘黨尤為魁傑挾大臣之
助鑿空造謗上疏論臣收受諸縣獻錢四萬貫盜軍期
金銀出糶官米受百姓財物皆以萬計面謾君父簧鼓
縉紳更唱迭和相為首尾獄官傳致其罪以收買官船
木植之錢誣臣自盜以饋送過客經文楮劄之屬誣臣

入己羅織傅會只用衆證遂以錢一千八百貫為名陷臣于大辟貸死免決刺羈管象州嗟乎寃哉青天白石昭昭在上負天下之寃而不聽訴者三年于此矣臣伏見祖宗之制笞杖至輕之罪尚慮有司覬望滅裂不得其情故有録問之法審録之際翻異稱寃則移獄別推之後事狀明白更無可疑尚復抵讕留繫不決始用衆證至于命官則吏又加詳矣雖用臺諫論列監司舉按尚恐耳目之所寄風聞過聽必差官體驗覆按有寔然

後隨所在置獄推治有三問有錄問有審問有詳如此
至于受財若己名色若干追驗贓證悉上送官書押伏
罪隨所坐多寡抵罪行法自宋興百七十餘年與天下
所公共之法也至臣獨不然既非臺諫論列又非監司
按發止因李光怨仇兩怒之言大臣佐佑其奸不得審
覈真偽直作臣僚言章送大理寺本寺追取簿捕逮官
吏急若星火日夜鍛錬並不如章而承望風旨不容但
以同謀誣陷便用衆證臣待罪私家無一吏至門無一

詞勘詰不追贓證不取伏辨直行憲典同時連坐備嘗箠掠不堪其毒懼誣伏尚謂取臣伏辨必自有說追索贓證必有所主不圖一旦使降謫命臣家住常州一身而已朝廷遣三使臣連夜入蘇湖常三州起發州郡望風分遣巡尉發卒圍第闔門驚怖臣妻章氏積憂成疾六日而亡兄弟離散孤幼失所觀者傷嗟至于隕涕行次湖州朝廷又劄臣疾速前去所過州郡大理寺移文催赴貶在刑部而大理寺行遣不已嗚呼以陛下之法

償權臣之怒置一夫于死所固無不可況此天下多故之時所宜大臣矯枉過正賞明罰當開公道以收復人心名和氣以消彌天變而怙亂無稽報怨不忌所以道路之人見臣相視驚嗟太息而不已者豈謂臣一身之休戚而已哉不惟如此與臣同時得罪如柳約錢稔張說者皆臺諫監司舉案贓罪之人或以大臣雅故止放而不問柳約錢稔是也或以大臣姻家已繫獄而復釋張說是也如臣既非婚姻之故又無朋友之私深文中

傷乃至于此陛下試詔宰執檢會臣與柳約等章疏少經聖覽一時之間高下其手欺罔聖德務快恩怨使陛下綱紀文章大壞至于蕩然視臣之罪孰為輕重方蔡京擅政二十五年數起大獄誣害忠良葢以百數不過散官安置而止殆令餘黨復張又通于京三免投竄葢自臣始臣不足道也凡陛下左右侍從之臣觸牾權貴便中以奇禍此例已開他日復有強臣在位人人懼禍靡然從之孰為陛下宗廟社稷之衛乎臣聞人臣得罪

于君父譬之天地也雖雷霆之下無不糜滅而雨露隨
之得罪于權臣譬之鬼神為妖為祟終無已也今者伏
遇陛下進退大臣選用臺諫申列冤濫公議已開及此
餘息尚存之時叫號天地父母一訴區區螻蟻之情而
不敢避鈇鉞之誅臣老矣豈有他望只乞聖慈矜憐舊
物憫臣久負大謗不容于臣枉之間洗滌讒誣許用赦
原放還田里收瘞已死者拊骨尚存者不終陷于溝瀆
坑阱之中豈惟愚臣獨受大賜亦足以紓天下憤懣不

平之氣少革羣黨報復睚眦之風臣無任

二

臣聞管氏相齊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故能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曹劌亦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故三鼓之後齊師敗績何者罰惡當其罪則國人服國人服則可以圖霸矣折獄適其平則衆心悅衆心悅則可以勝敵矣恭惟皇帝陛下好生惡殺視民如傷屢下明詔申勅獄吏常恐一夫陷于非

辜而大臣怙亂籍公報仇思一快于刀劍筆箠之間帝
閽九重如在天上沉究無告號籲不聞甚可痛也臣頃
罷臨安府事之後適會新宰相用事有蔡京死黨有李
光者覘望風旨上疏論臣盜取官錢四萬貫并激賞金
銀以萬計又受所部人財物皆有主名大臣挾怨欣然
納其言欺罔宸聰作言章行下直送大理寺羣嚚紛然
大喧朝聽臣亦駭懼不知所為竊自思念盜取金銀錢
以萬計必有輦致匿藏之所受所部民財必有傳送付

受之人有司驗治追索贓證顧眎私家了無一物所有彈文謂何又念蔡京擅政于崇寧大觀之間屢起大獄仇復怨憎亦須並緣疑似誑惑上下豈取鑿空中傷善類況今日艱難多故之時不應更甚于前以故偃然自謂無事夫何大理寺官吏朝詣都堂暮造私第共謀誣陷械繫獄百餘人鍛鍊百餘日不遣一吏扣臣之門亦無一辭問臣之罪忽降謫坐贓一千八百貫貸死免決刺羈管象州下蘇湖常三州起發巡尉數輩發卒圍第

驅迫上道徒步出門行次衢州偶見朝報所坐乃金銀木植楮劄經文之屬計直為錢一千八百貫嗟乎寃哉陛下之法安在也盜金受財既有名色不取于臣所止用獄官傅會之文折取價值何以名為贓不經審録不取伏辨直行憲典赴貶千餘里方知所坐何以名為法奸囧成情縱羣妄作不知有君父不知有祖宗之法不知有天地鬼神之臨不知有賢士大夫議其後舞文毀法欺天罔人至于此方詔獄之作也儻臣有一金之直

藏于私橐推治有實必付吏大索暴陳于朝篤終身不可磨滅之罪豈肯違法不索贓證但追一千八百貫價錢苟可以誣陷于大譴大訶之中必捕逮繫獄使叩頭伏罪永無號天訴地之所豈肯不取狀獄三免投荒而去且除籍為民不齒于縉紳矣方被受堂劄付臣趨行決獄之後名在刑部矣而大理寺移文州縣催赴貶所不已典章蕩然更相破壞以此揆之寃濫極矣故臣被罪已來交親問遺之書士大夫慰勉之言時聽浮屠老

子空幻之說與夫道路田野咨嗟太息之辭皆謂此身一落世網是非榮辱毀譽得喪自有定命固不可逃但未死亡終見天日所可惜者大臣舉措乃如此也昔蔡京用事是窮凶極惡集大亂之成遺禍社稷殆不可救不謂後之君子踵亂亡之轍出新意以作俑仇一夫以自快豈明主所望于除殘救變之時今者側聞用事之臣相繼罷免一時造言起獄納溝下石之流悉已去國以此占之公議亦稍申矣臣蒙垢累年傾仆道路一

敗塗地萬事瓦裂妻死家破暴露溝壑幼稚呱呱不能自有亦足以償仇怨之怨矣兩遇大赦雖蟲魚草木之微可以赦除吏于始矣朝廷清明衆賢馳騖賞善罰惡開示大公皆措明主于三代之隆豈直管仲之流以其君霸而已二帝遠狩中原陷沒除苛解妖收服衆心以闢國于萬里之外豈止曹劌一戰之功而已臣愚所以不避萬死獻書在所冒昧自陳伏望陛下灼見寃狀斷自聖心念臣當衆人皆欲殺之時而白通國稱不孝之

罪博鬻履之不售傷畫地之不入庶幾漢昭帝覽燕國之詔書而獨得上官桀之詐齊威王聞左右之毀言而更論即墨之封一洗無辜縱臣自便歸葬死者存育生者退伏田里以盡餘齒上廣陛下欽刑慎罰之仁一申天下公共之法消弭大臣復報眦睚之風稍懲獄吏奇文巧詆之禍少紓天下憤懣不平之氣豈惟愚臣一人獨受大賜

三

臣聞人臣之罪莫大于贓汙天下所惡莫過于貪吏臣被遇三朝叨塵兩禁而名在贓吏之籍有如孤負天恩苟賤無恥盗取公私一錢則死有餘罪若其横被讒誣負天下之大謗蒙垢二紀曖昧不明亦足以繫公道之開塞臣紹興初蒙恩守臨安纔數月而新宰相用事稍除不附己者臣懼稱疾請宫祠罷去猶不厭其意忽有言章誣奏贓罪遂起大獄鍜鍊彌時私家無一物可取為證無一吏持片紙扣門閤所當之罪獄吏觀望埶不

容已但朝請都堂暮造私第輒用衆證傅致深文中以危法論爲城旦三免投荒幾不保首領久之二三大臣相繼罷免臣始具奏投匭馳訴以謂吏部侍郎李光既非臺諫又非諫司按察之官挾大臣之助職論奏作臣寮言章行出臣寮言事雖許風聞盡付有司體量得實而後取旨置勘而意在中傷直送大理寺一䟽千餘言論臣盜激賞庫金銀錢以數萬計受百姓財物亦以數萬計制獄初興追捕紛然急如星火妻孥怖駭方食

失節卧不著席不知所為臣徐諭之曰視吾櫜中可免憂矣身為太守有積俸十餘月尚恐官屬援以為例不敢支請乃取非其有而為盜耶俸歴今在可考也然吠聲之流譸張為幻鑿空造大舉嘲聚訕助作聲勢如臣私橐果有銖兩尺寸之藏必移文州縣發吏追索暴之于朝以為口實乃用公庫餽送過客楮劄楞伽經東坡集之屬為臣自盜既云自盜亦合就臣所追取有司估直若干計贓結罪却乃追索價錢為贓出于何典命官

犯法自一問至三問録問又有審問祖宗立法防閑之
意正為此也所謂衆證多縁私移獄或負寃稱屈或詆
讕避罪近移他州遠移别路差擇官吏叅驗考核罪狀
了然尚復謾讕遷延歲月以圖幸免則用衆證近時吕
頥浩中子叅庶弟之母捕逮繫獄懼罪佯瘖不肯置對
亦用衆證如臣所坐未嘗移獄别推未嘗託疾避罪大
理寺何名輒用衆證為非大臣朋比欺天陷人一至于
此責命既下劄送蘇湖常三州廵尉四五輩將吏卒百

餘人直入臣家如捕逃亡催逼上路臣妻章氏驚悸感疾六日而亡八歲之女遂失怙恃疾病彌年亦隕其命家門破壞兄弟散離為世大僇可謂極矣于是泣血書詞籲天請命一塵睿覽洞照肝胆哀憐三朝舊之舊動一夫失所之懷奏章朝聞詔音夕下許從臣自便歸宿田里旋蒙沛宥稍復官資天慈再造可謂生死而肉骨矣未幾故相復用權震中外毎聞德受無根報復睚眦破壞一臣寮之家則終日凜然如負霜雪潛深伏奥

息交絶遊塊坐一室形影相弔嘗懼不免豈復更有他
望恭惟皇帝陛下盛德天縱聖學日新聽斷之暇手寫
經傳熊文龜畫刻之金石蓋數十萬自三代秦漢至晉
魏隋唐千有餘年譏夫小人得志欺天忠臣孝子抱恨
入地何可勝數固自得之聖心焉臣聞慶歷中歐陽修
以言事切直為權貴人所怒因其孤甥女子有獄誣以
奸利仁宗皇帝使三司戸部判官蘇安世與中貴人雜
治當是時權貴人連内外諸怨為惡言傾修鋭甚天下

洶洶必修不能自脫安世卒白上曰修無罪言者誣之耳仁宗大悟歐陽修等皆無恙熙寧中蘇軾議新法害忤王安石曾司馬光以諫官薦軾神宗皇帝曰軾丁憂韓琦賻銀三百兩不受而販私鹽蘇木入蜀光對曰責人當察其情軾鬻賣之利豈能及所贈之銀乎乃王安石以親家謝景温為鷹犬攻之耳神宗亦悟陛下英類祖宗如臣么麼豈敢望前輩先達方讒夫並進之時有一侍臣如司馬光必能為臣開陳感悟聖聰詔獄暴興

之時有一獄官如蘇安世必不以衆證陷臣于大罪蔣命如此窮則呼天固其所也今者伏遇陛下躬攬威福之柄朝聽羣臣之議夜覽四方之奏或降玉音或御宸筆乾剛獨斷大吏奉行黜嵬瑣進忠良消弭告訐之風屏除苛刻之吏追還禁錮不齒之囚洗滌暗昧無辜之罪生者甄叙官爵死者錄用子孫大鈞播物草木蟲魚皆被其澤矣念臣常事陛下于艱難之際區區心迹粗有本末更化之初公道大開籍令不幸溘先朝露未朽

之骨猶有望于蓋惟今雖癃老尚視息于世間病木觀萬卉之春沉舟閱千帆之過念非聖主誰復記憐比見大臣以喪歸輦所藏金過于郿塢臣初無一絲之挂而遭罹羅織蒙被垢汙獨為天下無告之窮民所以不避斧鉞之誅引吭一鳴不能自已然臣老且病矣髮齒缺壞耳目昏塞豈堪復為世用第見陛下開三面之網以崇寬大而臣尚絓深文激三江之水以沃焦枯而臣猶在涸轍況蒙睿照以灼見奸罔于被罪之初哀窮悼屈方

就昭雪而舊相當國莫敢攖其鋒積二十年名迹湮淪
亦無為臣言者伏望聖慈念一夫之不獲俾預諸臣起
廢之例改正罪犯除落刑部囚籍及此餘年得與草木
同其榮麋鹿同其養亦不虛為太平人矣臣所憂患無
聊舊學廢忘詞句猥淺不能占叙中心之所欲言者惟
是裁書之日三沐三薰南面再拜庶幾螻蟻區區之誠
感動萬一干犯天威伏俟重誅

與万侯參政書

其傾者學省獲奉周旋才疎計拙輕犯衆慍初不謂得罪于秦公一至于此紹興初載其罷臨安府已數月吏部侍郎李光同謀中傷誣奏贓罪遂起大獄獄吏觀望鍛鍊逾時治贓而家私無一物可追以價錢為賍結罪而公案無一字書押以衆證為罪罪至大辟三免投荒喪妻喪女存沒狼狽自宋興以来臣寮被罪亦未如其之甚者也久之二相相繼罷去某始敢上書叩閽投訴當是時公論翕然傷屯悼屈侍從官二十餘人相率造

堂乞開陳如章許令自便還葬死者存附生者旋蒙恩貸歸宿田里稍復官資又過所望未幾秦公自臨安留守入為樞輔已而復相其追懲往咎吹虀救過杜門屏迹不交人事間遇醉人推罵輕薄子揶揄則好言辭謝惟懼一失其意則撰造無稽逢彼之怒又陷于不測窮人至是亦可憐也今有參政秉鈞為天下公議之主自推畏時學校實無他腸而狂踈惷拙自觸禍機祇可憫笑幸遇參政得君行道之時開闢公道崇尚寬簡如其

輩始知有生之樂矣然淵堂飲酒而一夫向隅終日執爵而獨不知味是宜大君子隐然動心焉家蒙垢三十六年竄伏田里舉朝無識面名迹湮淪殆將與草木同腐非參政尚誰望耶某被罪本末已具章疏奏陳如蒙降黜一經省覽伏望慨然興慈哀憫餘生久負大謗加惠衰晚造膝之際一言敷奏俾從諸公近例除落罪籍復齒平民雖投老残年無復榮望尚冀洗無辜少攄寃憤豈惟一身受賜而四方觀聽亦足以占公議之申干

冐威尊汗流至踵

二

某去國三十年一時丞輔侍從之賢往往知名而無一日之素屬者聖主尊用老成參政入侍講帷進登政路某側聆除音雀躍起舞不知屐齒之折也輒幸恃平素修一啟事贊門牆之喜已成復毀至于再三重念某數奇命薄轉喉觸諱自建炎以來奸諂成風開口動筆喜事者便醞釀以為譏謗方某守臨安秦丞相已參政事

嘗具一啟省問寒温致州郡進賀之禮而讒口媒孽卒名愠怒大臣得位而中外縉紳修書為禮道古今而譽盛德庶幾解顔一笑而風俗之壞逼人于險以為進取之階百端竒詆不肯見恕以素不悦之心而輔以疑似之謗竊鈇之嫌又成大咎恭惟參政以天下為度區區干瀆小禮左右豈少此哉他日進謝亦晚也故止用劄子以抒下情倘蒙鈞慈矜憐舊物久辱泥塗援之溝壑之中蹬蔑一言足矣

與宰執書

某名挂罪籍久為天下之棄民伏遇聖曆躬攬庶政親擢丞相開示大公以幸天下召還逐客遠至嶺海皆被甄收追及故侯下及泉壤亦蒙褒贈朽骨再肉溺灰復然覆載之下無一夫不被其澤矣如某者負天下之大謗一敗塗地二十六年謂當賷恨以死矣側聆其官者慨然有刮垢滌瑕嘘枯吹生之意幸甚過望不可言也念欲上書扣閽譊譊焉追訟故怨則不免瀆亂君父之聽

衰老餘生逢辰千載泯默不言又無以副廟堂全度之恩躊躕不決遂至淹時不能自已于是齋沐裁書投匭上奏而廢學已久言詞淺訥不足以感激上聽伏遇其官持恩為天下之平終此大惠發一重言出焦桐之本于爨中起涎顙之駒于櫪下除落罪籍復齒平民雖膂力已竭無以酬翳桑之恩而精誠未泯尚堪圖結草之報

與侍御書

某靖康初待罪侍御史言狂訐拙輕犯衆慍故任中書
舍人日當國者誣以偽官責受副團歸州安置其後以
龍圖閣學士守平江言者以某嘗建言王安石常平聚
斂之法落職宮觀平糴常平者出于漢魏非安石所建
也狂不知止輕近禍閉門自守無所怨尤每讀書傳見昔人
被讒得罪死于刀鋸鼎鑊者則欣然以得此生為幸時
有感寓作詩自娱無怨懟一詞旋蒙恩貸歸宿田里雖
子弟之有官者追繳既往不復求仕尋遇郊祀叙奉議

郎二十二年矣自以寵禄過分遂投災患俸錢布絹不曾支請夏秋二稅先期輸之間遇郡守監司追索積欠獨無一金之負有沙田數十頃經界時狡吏受隣田之賂增苗百餘石鄰田高下一等改作陸田不納升斗時胡思徐林芳以經界被罪不敢陳訴自永感後與孀嫂舍弟同居四十年兒姪男女十四人所通婚姻皆士大夫之貧者交舊委作墓誌行狀凡數十家不受一金之餽侍御常守蘇常家在京口區區聲迹固已知聞如使

其果犯重譴二紀之餘闔門自屏悔過自訟宜在赦除
况屬無辜盡出獄吏承望風旨以無為有不于公得君
行道之時冀一言昭雪則知來日之無及也

鴻慶居士集卷十

鴻慶居士集卷十一

宋 孫覿 撰

書

與范丞相書

某去年承乏平江側聆相公名歸中書俟司造朝馳書賛喜無何觸罪罷去攜孥累竄伏三吳大澤中不敢復以姓名通于執事大人之門亂定覯舊移書訪問生死

傳聞相公進位大丞相不覺欣然拊髀而起退藏書誦所聞庶幾區區千一之慮書成復毁至于三四卒不獲已願効其愚葢竊觀崇寧以來士大夫徇名失實皆枵然不適于用其流至於靖康建炎極矣救今日之亂且置元豐元祐勿論宜度時之所宜為者急起而趨之如拯焚救溺不然襲常祖故以亂救亂天下紛紛何時而定也四裔侵暴羣盜相挺起所宜尊寵戰士以効命至終而賈譊輩以言章擯斥于清流之外激怒奸雄蹈白

馬之覆轍時危多故賢者避世所宜激賞忠義共立于
三朝而詹又以恬退蒙詔奬進學士以固士大夫全身
遠害之謀則財計之臣惴惴然恐以乏軍與得罪而王
宗以不鏤通鑑書板罷轉運使何其緩而不切也防江
置使防遏又置使用帶鈐轄又兼安撫平江又兼置制
常州小郡安撫司使臣至百餘輩官亂民貧晰宣和為
甚而改天長江陰為軍尤為無理兩州疏失兩縣租稅
之入兩縣又紛然建立官吏名募使令掊聚祿廩朔置

公使獨任一州供億之責誅求百出民不堪命此何也某去秋寄居湖上居蘇常兩郡之間外調防江之夫內嚴防城之具盡録公私財木以為戰艦毀撤廬舍以廣壕塹斬伐邱墓以搬樓櫓掘地陷馬編木為大筏率米為粮斂錢犒軍掊取繒帛為袍襖之屬凡戰守之備修舉無遺而民力亦盡大盜入境將吏望風委之而去凡前二守之勤勞兩縣之備禦第以上應詔旨下以疑誤邦人故吳人之死者十九夫京師大原天下之金城湯

池也尚不能守胡不明示邦人徙避之計以全其肝腦而在官者又恐以無所為而得咎故寧大壞至此也敵騎入蘇常不滿二十日而戚方郭吉劉遠張威武之流皆防江大兵塗炭一路積七八月而後定防江本以備敵也敵欲至則潰散而為盜敵去又招安為兵既往之敗可以為鑒而劉光世防江之師又至矣淫名亡實其禍至此可不悲哉恭惟某官盛德威望尊顯三朝他日大建廓上之言諫垣論刺宰相之疏天下傳誦以為口

實今以天下宰居其位行其言必有以大慰斯民之望然今徇名之大患有二二患未去則四裔猖狂羣盜椎剽社稷危亡之憂生民塗炭之禍未易以歲月定也靖康之初大臣樹黨棄捐官爵如用泥土而妄言無行之徒上書闚進取者所在如市狂誕不根往往報聞則詛誹君父謗罵大臣以逞其不肖之心興訛造訕更唱迭和鼔惑羣小激怒軍士馴至錢塘伏闕之變比苗劉伏其誅而人猶以為寃皆此輩之一患也建炎以來宰相

第行臺諫風旨今日行某事言而罷之明日用某人言而黜之凡所施置曾不得一舉手俄而邊遽上聞則又以闒功之罪攻而去之矣是其言果出于正邪此賣直釣名于時而陰欲追其所厚善者爾二患也去此二患必以飾非拒諫負天下之謗二患未除則羣言亂政必致誤朝之譏然則奈何羸秦之亡也劉項相拒于滎陽京索之閒天下之士不歸漢則歸楚高帝納用羣策雖麾下騎士亦時時審問邑中賢豪至于駕馭羣臣則踞床

洗足溺冠騎項所謂盛服先生諫諍之臣亦嫚侮而不信何者謀議之臣内有良平腹心之親將帥之臣外有信越爪牙之用一身之勢合而無間或借箸于食前或排闥于卧内附耳而談躡足而悟如疾痛疴痒切于肌膚手足不期而自至故能麾秦誅楚以成帝王之勲彼其伏青蒲冠獬豸譊譊然陳說詩書上章讙譁以應故事固高帝之所大罵而不信也今朝廷得一韓信以為將帥言者必曰寄食于漂母無資身之策受辱胯下無

無人之勇今拜為大將而一軍皆驚則必黜之矣又得一陳平以為謀臣言者必曰事魏不容事楚亡去受金盜嫂反覆亂臣今拜為下臣護軍而諸將盡譁則必黜之矣陳平韓信之賢沒世不可得幸而得之必不為用用諸生則不能鬬而尾生孝已知行又亡益于存亡成敗之幾依違固避以苟歲月主上一旦赫然責宰相以扶顛持危之効而公車北闕之章白簡皁囊之封又隨而至矣為相公之計當以身任天下之謗訕革去淫名

文具之害政深究天下治亂之實今日用其人明日行其事造膝開陳勿疑勿貳如勾踐之信種蠡齊侯之信管仲凡迂濶難行之論謬悠無稽之談不得一言入于其間庶幾有立于天下而大慰民望然去就有義不可則止無自辱焉其更有深于此者而不敢言也

二

某伏審某官登進臺司兼總將相得君得位千載一時他日西垣所聞異夢天人之契若合符節私心喜慰宜

倍萬于常情故率意之所欲言獻于下執事區區之意謂宜綜練名實收拭尤畀廣收用材以佐中興庶幾大有為于天下書上彌月忽有人傳示李陵得罪一章讀之悵然悟笑執事位宰相不遠千里遺書獻言意廣才跡乃與罪人同為一律平生所向輒值牆屋殆類此也夫相公高情大度察之食芹暴背之意不厭其狂手枉誨飭辭義卓然禮義有加于平日伏讀三四則又大過所望某志節衰落避讒畏譏茹虀而吹見月而喘不堪

為當世用矣獨有峴弟得一官尚欲試吏輒以手足之故冐瀆鈞聽陶鑄一諸司官屬于二浙閭過蒙矜許幸甚峴近從鎮江劉帥之辟以長興縣丞薦于朝二者惟相公審處其一成就之為私門之寵復有一事輒恃恩紀上扣馬跡山巡檢鄧士宗今春兩遇潰兵據山就粮為盜士宗躬率士兵乘船戰于大風浪中鏖擊遂捷是時知州事儲錢糧數萬率合郡官屬退保此山皆賴士宗力戰而免本州已保奏上之朝廷未蒙推恩其寄家

島上親睹兩戰之捷亦是當時獲全一人之數所以不
避僭率上瀆威重伏望早賜檢會施行皇恐不宣

三

某賦命奇窮遭罹兵亂遂為天下之罪人念舊屛居已
絶榮望伏遇相公不遺窮陋誤恩起廢開廣上聽于三
至拔杅之疑力排羣言于十夫撓推之手擢居方面還
復從班奉詔竦然已過所望重勤使介貺損誨飭恩言
慰藉衰病增光顧以罪戾之餘何以上副委曲保全始

終録用之意竊惟餘杭重地東接會稽走集之路三經
大盜冰消火燎殆非飾厨傳稱過使客之時平江之敗
覆東遠惷惷寘妄發剽致紛紛必又上勤典憲伏望相公
哀憐加恵且令依舊宫䙝少俟衆怒稍平然後出從驅
策庶幾區區有以自効俯伏俟命流汗至踵不宣

四

某蒙恩復侍從擢領大邦過跡拙不堪憂寄之重亦再
具奏懇辭而衰懦又畏程督之嚴不敢家居待命即日

奉詔奔走赴官側聆踰旬尚闕俞音敢布腹心上瀆鈞
聽竊見臨安大盜之後實乃一年四更守帥經理殘壞
凡朝廷寛假守臣之權宜一時燒殘不盡之餘力至其
皆不復有以官寺府庫倉廩酒税更無尺椽片瓦邱墟
如故獨有城上芘籬數千為守禦之備而城身摧壞者
三百餘丈方揭榜禁止往來又于於潛縣築屋二千間
為退保之圖皆茅竹為之不可移用清和坊歲計酒百
餘萬今未及二十萬猶未有蒸煮者而鈐轄司使臣冗

食者六十餘人如此類理合詳具恐涉論說長短之咎不敢一一具陳某屢遭譏斥志節衰落無復激昂自奮敢為之心而百弊紛然不忍坐視必又妄作輕犯衆怒以陷不測之罪反覆思之只合引去改用賢才與有重望之人奮然不顧怨怨以漸罷行庶幾上副使令之意某起于罷籍方蒙恩宥人微資淺踐踏無嫌與其不量可否自致顛隮不若逋慢獲遣自投閑散伏望相公哀憐加惠陶鑄一宫觀差遣不勝懇禱之至

與政府乞宮觀書

有客過郡傳行在士大夫譁言某到官已來凡朝廷堂除與吏部差注之官皆拒而不納又以無罪逐都監王子毅欲用其闕某笑而答曰此鎮撫使所為也則吾豈敢未幾親容移書與道路所聞皆合然後知傳者不妄某人品卑微叨居大府不協人望自然如此固當一言而後引去臨安府守臣著令得奏辟文武官一員某到任後准令辟毛汝能添差兵馬監押奏劄具在可覆按

也設欲辟官以代子毅既有著令使合衝罷不必誣以罪也今奏乞添差則不必逐子毅子毅罷後其未嘗辟兵官用闕則造言之妄可不攻而破也至如朝廷堂除吏部差注之官必有主名或訴于朝耶或訴于部耶萬一出于流言試以其所辟之官叅考所聞真妄自見矣朝廷命守臣薦士非以為恩也葢欲舉所知以共圖職業耳然事涉覬望則不敢舉其被詔合辟縣令兩人無可以充選者至今未敢應詔以此驗之則逐無罪之王

子毅又拒差注之官此何理也然自紛紜以來種種懲艾雖贓汙狼籍吏民交訴監司按發如張永嗣等不敢治所以避用闕之嫌州縣官踰年不赴于法當罷如趙士傳等不敢卻所以弭拒命之謗低回固避内愧平生上孤任使失職廢法妨礙賢者之路某之罪在此時事多故狙詐成羣風俗大壞莫甚今日尊為天子羣姦造訕激怒軍士固嘗不安其位矣貴為大臣一妄男子片言投匭便成動揺之謀居下訕上堂陛陵夷無復尊尊

貴貴之法皆朝廷自壞以至于此某起于罪籍衆怒未解吠形本出于一犬撓推遂屈于十夫若不亟間浸潤既久投杼之疑雖慈親有所不察今已具奏乞宫觀差遣伏望鈞慈早賜行

與李少愚樞密書

伏遇某官不忘窮陋擢領大邦已具懇辭又蒙貶賜誨飾開讀怳然以㷀爲具方俟造宫具啟事占謝而區區私義有不得已者須至投誠上訴某自念平生居心不

淨喜事妄作屢至怨㥵斷自今日臨見吏民之後含糊
模稜趨了目前改舊圖新以免悔吝之咎夫何軍兵之仰
哺者數千人官吏之冗食者二百輩無錢無粮其勢有
以相及而一州財用之所從出悉廢于吏謾敗壞畧盡
不忍坐視駸駸技痒又欲妄動以名衆怨重以行殿近
在一水毫釐過疾無不暴陳如某資淺望輕誰肯信服
莫如解去全璧而歸伏望樞密不忘夙昔力賜開陳俾
釋重負于邛山還奉真祠于香火南面稽首恭候俞音

與張全真參政書

某自聞參政大用適在罪籍不敢輒通私書為左右之賀日者貪吏暴恣侵漁閭里民情洶洶其勢可憂輒恃一日之雅誦其所聞參政少加意幸甚伏自大盜入境小盜因之城邑保聚焚蕩一空生者罹炮烙刀鋸之禍死者蒙齘喪暴骨之辱刳剔孕婦劃截兩乳以殺為嬉流血千里夏秋之交飢疫相熏流屍不藏暴骨如積良田沃壤化為蒿萊高門甲舍聚為瓦礫此參政桑梓固

已飽聞然州縣官吏無司存可居無獄訟可聽無職事可為類皆挾吏卒持械操箠挺追跡盜賊所不至之處殺人之廪録人之橐鞭笞百姓執縛婦女所過騷然與盜賊無異如横林周恭先迪功與其弟開先家四十口皆沒于盜而恭先被炮燔而死獨餘開先高氏歸宗之子年未消十五縣吏催錢縛置空舍擊之幾死周滂奉議三十口與恭先家同時遇禍止一子得脫亂後病傷寒不知人縣吏至無應門者直入卧内曳其足而下之

兩日遂死又有朱宇泰者武進鄒墟大族也子女奴婢廬舍牛畜焚戮無遺止存父子三人而宇泰不勝縣吏迫促之若遂赴水而死又有小井沈國章者若妻若子若婦若女若壻皆戮死所餘一幼子遂以僕丁入役其壻則許知微弟也橫林小井某舊所居宇泰乃從之舅皆耳熟焉得詳具以告他不能言也方金人在杭越時邦人不堪苛暴誅求之害以手加額訖之使來意其亂定必下寬恤之詔以紓此無告之冤無何大盜殘毀

之餘橫斂益甚一郡百姓太守人人求索自便而無所措其手足雜然興訛謗罵詛誹憤憤不平之氣相顧而無所發忽聞下土豪糾集民兵之令此令已行而貪虐不已則鉏耰棘矜相聚而剽吏以復仇恐吳中十州又挺而為盜區矣伏望叅政哀憐加惠出此遺民于塗炭溝壑之中少寬怵迫不自聊賴之意令州縣官寺簿書刑獄倉廩府庫皆無有如縣丞簿曹掾官添差添監酒税之類皆可罷可併大軍之後桑柘蕭條窮里空舍鞠

為草莽如保正長之類又可減半而優為之法官吏坐贓宜如太祖太宗之制胥吏輩取人一錢以上或持文檄輒至鄉村者並許告捕治以軍法此拯焚救溺之權除殘伐虐之政愛民恤下之實望參政果斷而力行之豈特惠此一方天下實被其賜

二

屬者輒博雅故敢薦所聞參政不以位貌為間賜之誨飭具諭以收録甄叙之意發書三復感愧不可言某踈

意忤物逢世大亂雖多百罹所欠一死殆無意于人間世矣建炎即政之初錢塘勤王之後獨先衆人力請補外參政所見重以上方宵旰不敢遂圖便安爾賜一郡自効而非本志也去歲守吳門令州人徙去愛戀以紓肝膈之禍劇至煩言雖蒙聖察尋以他罪罷去去郡未幾大盜入境既保頭顱于一章之乘又全家室于五湖之阻兩州塗地獨為幸人豈復僥求更生意外之望于是屏棄衣冠而不敢服減徹酒肉而不敢食藏去俸歷

而不敢求請所願弭災厭難以盡餘年布衣葛屨自放于耕農漁釣之中漸爲醉人推罵輒復自喜所謂金馬玉堂西清延閣之寵豈敢更入夢哉重蒙鈞諭空知感激惟是晛弟初得一官尚欲試吏願出于鑪鍾便辱矜喜而謝參書意似未可必遂從劉鎮江求長興縣丞之辟小邑殘破已不堪料理而一湖之隔去家稍便如蒙鈞造施行受賜等也

伏蒙恩紀䘮賜誨飾開諭上恩終始録用之意還復侍
從擢領大邦奉詔竦然以榮為懼竊以錢塘大兵之後
千里一空朝廷遴用守帥必欲拊循軍士安輯流亡禁
戢姦贓招徠商賈其雖疲懦豈敢擇事顧宣和以來風
俗大壞州縣率用苞苴餉廚傳以消弭口舌之禍今以
罪戾之餘當行在走集之路以不能強勉之素性行之
汙壞不可變之俗必以疏惷輕犯衆怨又致煩言上喧
朝聽所以不敢奔走造宫以奉詔旨伏望參政委曲保

全護其所短且令依舊宫觀俟他日有所驅策更不敢辭冐昧不勝皇恐

與謝任伯叅政書

頃聞執事召歸入叅大政國步艱危正人登用可為天下賀然靖康以還小人得志求而不獲則聚而訕上堂陛陵夷踐蹈無嫌此風不革未敢為門下賀也浙西敵騎大入吴人死者十九兵將為盜于外寇不犯之境而貪利又攘取于盜賊不入之家白晝攫金無所憚畏因

拘箠撻人不聊生咨嗟怨讟而無所訴憤懣不平而無所發某獻書鄉條論之詳矣凡今無州無縣之處可罷不急之官以紓民力貪贓亡狀宜如祖宗之制庶幾知所懲艾若但襲常蹈故格以常法怨歸朝廷利歸羣小不可不察也某去秋寓居太湖馬跡一島之上敵騎大入知州事亦率僚吏聚粮退保山中而郭吉張順各擕數百艘乘時為盜四面攻圍其勢甚急是時巡檢鄧士宗率士兵具舟檝大戰于湖心赤心將軍百餘騎糶兵

于山上斬馘數千級湖水為之丹生獲渠魁張順柳善梟首軍門而無亡矢遺鏃之費是時犀偷震疊無敢過境上者吳中户知之今本州具功狀奏聞某又嘗覼覼斯事僭易冒浼欲望鈞慈早賜施行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乃敢有言

二

竊為國家多故雖非臣子擇事之時而罪戾抆聞正以朝廷不復記姓名為幸遽蒙詔獎擢領大邦恩寵薦加

以榮為懼伏念某所稟賦至窮不可以共患難自靖康迄于建炎之末兩次遇圍以至國破強敵廢立二聖播遷維揚倉猝之變渡江苗劉跋扈之師伏覩凡此變故靡不經嘗今錢塘以輔藩為行朝扞蔽遴選守帥以衛王室宜得耆龐福艾之人如某凶衰不祥豈宜復見進用昔李廣才氣無雙尚以數奇流落不偶李勣選將佐而薄命者不可以共功名某憂患九死之餘謬當委寄必誤使令不敢奔走造官以奉詔旨伏望參政為社稷

大計不私一夫從容開陳追還成命且令待罪宮觀不勝懇禱激切之至

與鄭至剛樞密書

即日秋暑恭惟鈞候萬福張湖州過郡具言左右欲致書之意雖未拜貺已極感藏某自鉏姦贓之後羣小紛然造訕始則諷臺諫攻于上前終又結集不逞訟于丞相府親舊交譎以為板蕩大壞羣偷得志之秋也何若與此輩結為嫌恨以自取辱于是釋然大悟曰蕻報罷

兩解而去彌時無所聞乃敢薦區區于左右靖康以来
大盜所攻無不破之城太尉所知也方蠟丸書相踵而
来如大旱望雲如坐塗炭焚溺之中而求援如此其急
也朝廷但坐視竊聽未嘗遣一旅之師往救此又太尉
之所知也至于城破公私之藏埽地盡矣少壯子女係
虜而去矣然後臺諫徐起而攻之以不能死守者為可
誅也豈不太甚哉浙西七州盜殘者五惟蘇湖尚存而
蘇介乎常潤杭秀之間羣盜相傳號金撲淌三年于兹

矣某竊料此邦人不能脫于虎狼垂涎之口矣今太母幸南昌行殿似聞欲有所向孤壘惸然外無蚍蜉蟻子之援中無强將勝兵制千里之衝何恃而能存意欲盡以富人巨室金寶遠徙而藏之庶幾可紓一路之禍到官之日大家造請而與之謀又盡召一府之豪傑諭以禍福而計其後率以為便然後揭榜給一季之限俾善藏之期至不如令乃録入官令下之後一二怨仇隨而媒孽吠聲者不察羣起而和之遂至煩言某聞之但深

嗟而屢嘆也近者傳探金人治舟檝于淮陽徐泗之間朝廷所以待之之具防江而以防江之夫豈素練之兵率游手烏合耳無事冗食有事散去為盜與靖康防河無異也制置使自陳彥文四易而用王義叔以樞密以謂如何令空一城之所有盡使富民徙金寳于四夷遠親戚之家一旦巨盜長驅無所擄掠如杭潤常秀巳經殘壞行數千里之遥冐一江之險周走五州失其所圖他日遂無以激使其衆庶幾可以休息且京師大原定

武天下號為金城湯池也平江一障所謂螻蟻之垤耳盜至矣使之徙避于無事之時議者以為不可乃欲錮留之以待其来盡舉而遺之豈不誤哉更有一事又當布稟宣撫處置司縱遣戍卒来還劄下本府收管而陳統制者發卒收捜捕白挺紛然直入閭里蔑視守帥如入無人之境前此未有也借如朝廷名捕罪人亦須下所屬追逮而軍前輒遣使卒入他郡追取逃亡不經官司圍捕敺打閭巷驚呼白晝闔户此大亂之漸也又況

初非逃卒宣撫司既縱之統制官又捕之州縣無所適從而不免分析其人徼望輕承乏大府救過不暇安能于度外有所為以副朝廷責任之意太尉為開陳改除一宫祠避賢者路邱山之惠不敢忘也

和州與提刑胡獻可書

即日秋暑尚炎恭惟台候萬福某投畀小邦遂托餘庇已嘗具啟見謝計已徹聞屬者詔書起一半禁兵本用遂將先已起人數通計一本轃發起壽州團結令蒙使

司牒問于手詔有無遺戾承命皇恐某三月出都時見揚楚滁泗之兵相繼放還旌旗舟檝蔽空而下某所親見也獨和州未回而復有起發半兵之命某竊詳詔旨所以存留一半之意謂東南亦不可無備爾雖本州所遣兵未還朝廷豈復一一開坐遂併計為一半應詔寔以三里之城下臨大江止有壯武一指揮又通沿江四塞土軍書擇伉健可使者趨軍前所餘癃老懦怯已過半矣近報者海州盜起郡旁皆驚曰來本州王慶家又

有數人刼趣財物而去區區之意謂兵既足以應詔命而餘兵緩急雖不足盡恃庶幾為焉不然有司何置占吝不遣上煩程督之嚴伏望提刑郎中垂意消察本州所起半兵似於詔㫖無害所存餘卒或能消厭未刑之意則非某一人獨受公賜也僭易死罪

和州與運使陳靖直書

即日新秋乍涼伏惟台候萬福某到官之初正遇使臺按臨之後車騎出境未遠所判訴牒十數悉取案牘予

奪凡累政不決之訟鉗口無告之寃一旦獲吐申而去
獨本州人吏李侃之母一牒與軍使所判其初讀之信
然尋取案考驗侃實久賃彭氏屋彭氏欲賣侃所居治
喪而侃乘其急留執照狀又不酬價彭氏趣令耶僧素
元悵名鄰比造兩牟人鼂政者成合侃遂訟于前守趙
子鋭并乞治牙人不批問之罪而州司檢准賣買條法
侃既州典主又非親房只是賃户豈有業主出賣而批
問賃户者趙守為勘決兩牙人以慰其意而交易中不

可破夫為郡太守至決撻無事以慰塞猾吏可見官弱而侃殊不悛遂令母投牒訴于使司使司指揮更令勘斷牙人令侃成合本州深欲奉行而典賣法既無合批問債戶之文惟浮造數椽屋宇占壓業主地步猶可撫文附會同梁合柱之法而續降亦已衝吹侃母妄訴終以使司所與不敢勾勘止撻侃令起行自結斷後申展七限既不交素又不還房錢拖延踰月不了忽蒙判侃一狀詞舌甚厲謂本州淹繫不結絕具獄官職位姓名

申且委通判催結承命震恐然此細事六月中本州已依法依條勘結了當今五十日矣自是李侃抗拒不離業無已遁去使司投牒人吏離役輒遠去數百里閙訴左右所親見也所謂淹繫者誰乎所索獄官職位姓名使司未嘗取索見究兩訟之曲直而遽咎獄吏益見侃偏詞詭譎足以營誤視聽如此竊謂部刺史一言足以為竦動十城之具而婚田之訟若只據一夫之說而逆處之恐非使司責望州縣奉法循理之意運使宜更詳

察州縣人吏詞苟有理安有經兩政而不得直者所以至此紛紛蓋欲狃習吏強之態而行其訴也某治此事初不曾眞情見趙守決二牙人以慰答侃意頗究之既効侃竟而郡人翕然稱快運使親舊在此可問而知不謂使司大不以為然尋欲㸃然自反終是債户不應批問只以前日所勘結申闡萬一果欲右侃只乞取案一閱所陳設侃所陳不應法乞從使司獨斷州郡弟奉行轉運使指揮豈敢復議狡吏馮藉凌駕州縣得申無理

之說居官者何所措手足不爾即乞稍正兇猾妄訴州縣之罪以勸來者僭易死罪

鴻慶居士集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鴻慶居士集卷十二 十三

詳校官右中允臣薩敏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徐立綱

謄録監生臣張 倧

欽定四庫全書

鴻慶居士集卷十二

宋 孫覿 撰

書

與曾端伯書

某雖有門下一日之雅而窮陋寡聞不知官簿所在日者旌斾南来傳誦合淝輒具書省候伏辱遣騎賜答高辭妙墨爛然累紙某繙閲三過何既如之具審即日初

暑台候萬福棊又蒙馳賜百家新選一集發函開讀每得所未聞則拊髀爵躍讀之惟恐盡也歐陽公集古録云物常聚于所好而得于有力之強如好之無力有力而不好皆莫能致也宋興二百年宗公巨儒騷人墨客專門名家大篇短章或膾炙士大夫之口或淪廢于兵火幾亡而僅存蒐攬大略盡矣而詩引所載多者數百言少者數十言其人出處動静詞格高下盛德之士高風絶塵師表一世放臣逐客興微託遠屬思千里與夫

山巉冢刻方言地志怪奇可喜之辭羣嘲聚訕戲笑之談靡不畢載集古錄又云惟世之貪者無欲于其中然後能一其所好豈不信矣夫某竊讀諸引之後其詩舊所見不復讀讀未見者每遇佳處或一再讀或三復而不能休不謂投老殘年獲覩奇勝幸甚過望不可言也某學迂才拙不為世畸人區區小技如腊鼠然不可出鄭國尺寸之意比讀新著而私意粗亦有合者秦少游云曾子固文章妙絕古今而有韻者輒不工此語一出

天下遂以為口實南豐作李白引以謂闗肆瑰瑋非近世騷人所可及而連類引義中法度者寡荆公屢稱郭功父詩而南豐不謂然功父疑之荆公曰豈非子固所謂功父天才超逸更當約以古詩之法乎南豐論詩如此如兵間一詩指徐得占論交一詩指名吉甫又有黄金顏揚諸詩皆卓然有濟世之用而世人便謂不能詩其所以不喻其言也荆公竹詩人言直節生来瘦自許高才老更剛雪詩平治險穢非無德潤澤焦枯實有才

送李璋下第才如吾子何憂失命屬天公不可猜世人傳誦然非佳句公詩至知制誥乃盡善歸蔣山乃造精微其後再送李璋下第和冲卿雪詩比少作如天淵相絕也白公詩所謂辭達大抵能道意之所欲言者蘇黃門詩已不逮諸公北歸後效白公體益不逮惟四字詩最善張文潛晚年詩不見前作意謂亦效白公者荆公述潘邠老言文潛晚喜白公詩信乎如所料也東坡論陶詩精能之至乃造平淡如佛說蜜中邊皆甜若中與

邊皆枯淡亦何用陶詩外枯而中腴若淡而實美也公謂徐師川晚年務造平淡中不如少年精巧益平淡不可為水落石出自見涯涘非積而至之不能到也呂居仁作江西宗派溉云宗派固有次第陳無已本學杜子美後受知于曾南豐自言向來一瓣香敬為曾南豐非其派靖康末呂舜圖作中書居仁遇師川于寶梵佛舍極口詬罵其翁于廣座中居仁俛首不敢出一語故于宗派貶之于祖可如璧之下師川固當不平然惠洪偽

作魯直贈詩云氣爽絶類徐師川師川喜以爲是不免與惠洪爲類此乂不可曉者冷齋夜語載秀老一事某在江西時惡其狂誕無稽坐客皆憮然此僧中奴固不以答罵爲辱東坡橄欖詩云已輸崖蜜十州甜惠洪以崖蜜爲櫻桃又有俗子假東坡名注杜詩云金城土蘇盡如練爲蘆菔根者東坡地黄詩云崖蜜助甘冷山薑發芳辛製地黄法當用蜜與薑而用櫻桃可乎黄師是守泗時以酥酒遺東坡答詩云闗石土酥黄似酒楊

州雲液却如酥謂土酥為蘆菔根可子公著論斥其妄良有益于後人耳目也具觀其公叙諸詩詞旨溫麗紀次詳實尊賢樂善得詩人本意歎仰之餘又見曾存之晁無咎廖明畧諸公已推重于幼學之初而一時名勝皆其儔匹然後知公致力于斯文久矣如曹元寵米元暉殆是子美詩中黄四娘者耶然元寵詩殊有可觀若都都平丈我又待入紅窻迴矣聊發千里一笑具自拜賜凡六日讀盡所著五十九卷與拾遺詩話一卷而

後修書拜送使者尚當細讀别具記不宣

與蘇季文書

去違薦更年載馳心故人之側惟存難忘之念欲致一書而公典州在數千里外某亦窮處一涯但有此心耳忽枉誨函存録之厚慰藉累紙以愧以喜具審即日秋暑台候萬福某年過七十門内多故幼妹逝去方攜兒姪輩臨視窆封而大妹訃音忽至大雪中馳省其喪又經紀其家悼念未衰舍弟亦遇疾不可憂釁傷生鬚髮盡

白重以同産零落殆盡顧影歸然獨存殊不知有生之可願也間從事佛書照了諸妄而根器頑鈍竟無所得惟讀東坡先生之文竟一篇則心目開通秋陽賦所謂如醉而醒如瘖而鳴如痿而起行如還故鄉初見父兄其樂蓋如此也先生以和陶詩屬黄門云吾將集而録之以遺後之君子某置力于斯文五十年矣至是得一言一句輒識其奇趣亦庶幾後之君子之一助蒙賜書一篋初謂先生遺文之未刻者揭篋乃西臺瀾上之文

拜貺欣感雖未能細讀異時嘗窺見一斑矣西臺叙云名試玉堂翰蘇公擢為第一天下服蘇公之英鑒則是天下先知仲游而後公知之也又云朝廷用公自茲始則是天下未知仲游知仲游自公始也一叙大率類此天下人物之評如懸一劍于庭胡現漢現皆不能逃豈待得一畢仲游而後天下服也潤上叙云文忠公既甍一二巨公亦下世而後有潤上丈人談何容易試以潤上之作雜置東坡詩文中則大全集贋本皆是物也豈

不重貽續貂之誚西臺潤上固名士而推稱大過擬非其倫責備賢者徒為二公之累某在京師時嘗過謝任伯見夏均父在坐紛然問其故均父曰唐有韓昌黎宋有蘇東坡是一流人也任伯搖首不然之均父愠怒面頸發赤譊譊不已某曰東坡雄奇如韓公辨博如孟子任伯參未透耳未可以口舌爭也一笑而罷後十年任伯作李邦直集叙謂文忠公云李清臣文似蘇而議論過之讀之歎駭不已昔先生初第時以書見梅聖俞論貧賤富貴之樂

聖俞持示文忠文忠答云讀蘇某書不覺汗出老夫當避路放他出一頭地也天下傳誦以為口實今尚載居士集中不知任伯何所據而云先生言世間名實不可欺文章如金玉自有定價先後進相汲引因其言以信于世則有之矣至于品題高下當付之衆口決非一夫所能抑揚令三叔引殆是出于一夫之口所謂齊人知管仲晏子而已聊因書發公一笑

二

聞公移湖憲此徼拜之漸未敢賀也江湖去朝廷遠矣如弭節少留李文可以行其所知也某守藩時獄官示讞斷結罪人試摘一二聞之往往左右視不能對每因送迎問造二獄親慮之必盡得情狀乃決遣近時盡弊益甚一人犯法連逮數十人多至百餘人獄官漫不省胥輩終日峻鞭朴責賕謝夜則羣飲倡優之家而瘦死者梯牆曳出之其家裹飯食之已四日猶未知其死每聞之為之酸鼻食不下咽姻舊赴獄椽來别置酒具飲歷

數而詳告之以為偷一日之安而縱吏賊害無辜必為子孫無窮之累季文作吏自有家法計不容此輩一路蒙賜矣先生盛德固已廟食百世更益以于公之報福禄之来可勝計耶

史相書

某去國四十年雖無門下平生之素而扶老待盡之身已在相公包荒納汙之地矣恭惟太上皇御極三紀一日斷自聖心追述堯舜禪讓于數千載之後新天子踐

怍大丞相登庸感會千齡新逢一旦得時得位固已如
聖制之所襃揚而縉紳秉筆之士道古今而譽盛德者
亦已畢陳于前某輒薦一得之慮庶幾有補于萬分相
公試垂意觀之某伏見靖康之變二聖播遷中原陷沒
八葉皇族一百州生靈皆被其毒而御營使刼塞大學
生伏闕廟堂諸公拱手坐視其成此禍高官大職生榮
死哀無一人以誤國得罪者于是好勝樂禍之人朋附
益衆相師成風扺袂所掌踴躍用兵或欲折尺箠笞其

背或欲請長纓曳其頸或草檄書肆罵或折辱其使者以快一時之憤豈不快哉而激怒强敵挑發兵端誰當任其禍者夫强弱衆寡之勢如東西黒白三尺童子皆知之矣度長絜大惟有南北解仇可以紓君父宵旰之憂赤子肝腦塗地之害又須人主屈以遣使尋盟有司聚財輸納賄賂可以營廢田矣當廣募耕種之夫可以蒐銃卒矣當歷選驍勇之士教習器械待其精儲峙金穀待其富啓國家閒暇無事之所為非一朝夕之所能

辦而當政用事者多以次遷序進無得君者一人譽用之一人毀去之泛泛然如寄客視吾身且不能自保安能拂衆人之情來易至之責待未至之功也又自度他日之禍未必及已故不若雷同附和寄之後人今者相公以潛藩之舊為天子股肱心膂之臣舉世譽之何所加舉世非之何所損倚任之重屹若柱石不可揺動其所謂寄之後人者相公當之矣所以啟事所陳以為分莫大之憂非以為寵也昔項羽背義帝之約王沛公于

漢中諸將皆怒請戰獨蕭何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于死乎帝曰何猶乃死也何曰今兵不如百戰百敗不死何為帝于是幡然趣駕漢中張良因勸燒絶棧道示羽無西意當是時雖有蕭何之謀張良之志不能以為強弱抗項羽亦明矣其後乃薦韓信拜為上將良請遣使連英布分地王彭越垓下之圍三將併力遂破楚有天下自今觀之遷蜀燒棧人見其趯然卷甲遠去以避其鋒而不知滅楚之計已定于此一隅之地矣知彼知己

善始善終謀國者固如是乎某老且死尚譊譊獻其愚也他日戎馬在郊大將忽有乘輿視師之請則言之無及矣干冒威尊汗流至踵

朱侍御書

某自承侍御進直臺端雖喜聞大賢得路不敢率然上記冐瀆高明適百里中人華生訟墓田詣臺投牒橫被厚誣某問之本末不免馳告今年六月華生欲葬其妻于某族弟好修妻祝氏坟墓數步閒好修家請以田換

不許更給葬費亦不許忽有耕者云此戶絶産非華田
也好修家始詣武進縣投狀乞追華氏田契照驗仍乞
告示本處地方隣保俱未得令華氏興工動土聽候本
縣定驗結絶而華生追縣放歸云知縣與孫知録同官
遂阻障其不得葬妻耶縣尹矍然而羣胥告言華生是
本州羣惡中把持州縣一人之數知縣馮百藥即時移
文稱習與孫知録同官有妨嫌牒縣丞索契定奪已而
華生更不擇日亦不斬草破土便舉妻柩以葬而本處

隣保出示本縣約束忤作一行人皆不敢下手華生諸子被衰絰徑趣州衛聽事號訴謂好修集衆止障安塟太守大怒即時追人好修自在楚州而弟好謀出對具言上項因依且云委是華氏田誰敢指占如是冒占絶産則可見墳墓侵害太守即時縱去送所司索契劵乃華生鄰人所佃省田已死絶數年須有牙儈保見書寫等人作證而華生稱皆已死亡又索縣籍只是絶産無華生戶名亦不曾輸納二稅田契內四至與縣籍又皆

不同既無一人作證在縣籍又是户絶有司定作偽券
拘收入官華生只合經諸司陳訴常州理斷不當給還
元田不然入狀清買入只合訴耕者之妄及訴武進不
合約束侯定奪如其以合名而任此咎也今公案具在
一一可考不誣也又況鄉州墳墓東家與西家數步内
犬牙相入纍纍相望何可勝數好修家以謂是華氏田
何敢輒議若是絶産官田得免侵犯作踐在人情亦未
為過如其七世祖下數十族非患難死喪義當救援又

非干請州縣覘求賄賂二三畝田公私當以契劵為證
豈某所當預也而華生失計無賴鑿空造言巧發竒中
罔惑言路萬一不察遂挂簡牘惟無辜横被中傷而小
人得申無理之訟開揺侵犯百種作践州縣觀望莫敢
誰何其情只是如此今本路呂憲婦家常州胡氏胡氏
與某亦數世婚姻宣和六年沈晦牓其備員參詳官于
落卷中取王洋與呂憲二人不為無契素可干預矣而
呂憲以州郡所斷為非某去國三十年殿師之子楊提

舉不惟不識面亦不聞名而提舉人以憲司不索公案只據華氏狀斷還為非是謂某干預可乎某伏遇侍御以忠厚正直為天下公議之主毎有風聞不主先言必考覈真偽為曲直故某得逭大戾布露腹心聞左右之聽不然衰老餘生不知所税駕矣

二

某不獲已冐涜尚有欲言者輒恃存眷試言之某宣和末擢任侍御史會靖康之變因論刼塞誤國杖闕有禍

又論王黼誅死而名蔡京歸賜第等事踈惷迂闊輕犯衆怒故得罪于蔡李賔客尤甚淵聖幸青城虜人索表翰林學士幵莫儔皆稱病淵聖名某面諭曰朕歸心如飛煩卿草一表不可辭時某承乏西掖奏曰雖非某職事君父在難不敢辭表去卻回要說南朝刼寨覆我軍結于鄰滅我國遂如其說叙二事以為大臣誤國致北朝興戎如此又卻回令作四六說來于是宰相何㮚刑部侍郎程振起居郎胡交修與某四人同撰而某下筆

表去淵聖詣端誠殿粘罕置酒五行是日大駕還内建
炎初上駐蹕維揚言官馬伸論某草表之罪上曰大臣
誤國至此教他怎奈何幸蒙聖察後數年胡交修從台
州來訪某曰有謗公表中毀宗廟兩語却不是蔡李賔
客乃胡寅所為也時何相與程下世久矣交修恐其他
日援引為証某曰衆悒在某不敢奉扳扳公何益修又
曰今有談人長短如其人朋友親戚在坐則不敢談矣
又有談父兄之短于子孫之前者小必遭詬罵大必致

論訴豈有人臣為人主作文而毀宗廟不待識者而後知其不然矣某曰宣仁太后婦人中堯舜至今誣謗未明神宗皇帝史三經筆削安得謂之實錄風俗之衰變亂黒白顛倒是非君父尚不免如某么麽何足道哉某歸宿田里二十五年屏迹杜門無意于世間矣會秦相亹朝廷更化起廢之恩遠至遐裔下及幽壤某始不忍以姓名久汙逐籍遂叫閽一鳴例蒙昭洗甄復官資除授宫觀宫觀秩满不敢再乞上書納禄庶幾得諧首邱

之願奏牘抵闕門不遇國故忽聞華氏之訴惕然懼茫然而恐曰家有田不得為主人有死喪不得葬世間容有是事乎平生無事得謗種種類此某人徼望輕素與不立而為世嫌之所加竊自愧歎而已今華牒已付憲司所望結斷後侍御取索公案一觀倘有一言之妄某無所逃罪只緣朝廷至近而小人習知風聞之說中懷睚眦或借交報怨聚數日之粮挾一紙之書徑造御史府事已掉臂而還所謂有司反坐虛妄之罪曾不及焉

倘因此時究見真妄使欺罔之徒中傷善良者稍知懲艾豈某一人獨受大賜

沈相書

竊見馬料大麥為漸西之害頃有轉運使以百姓為念治營田出穀子以代大麥二年間先減半糴及今數年營田已成百姓以為當盡減罷而轉運使方有續添指揮不知其故糴買馬料轉運司年年降本錢比私價亦可得三之一或用乳香或用官鈔或用見錢初付縣丞

縣丞偷盜又付知縣偷盜尤甚遂改通判通判减資之
年又卷之而去况營田減半之後數年來穀子之入愈
多可罷無疑矣漕司何苦設此一端縱官吏為百姓之
害方推督時鞭笞流血重利取債破壞家産不可勝數
相公去此一害一方懽然欣戴盛徳可以想見矣
二
竊見江陰為軍常州失一縣之助不足道也而江陰一
縣之民安能任一軍之責自添知軍職幕官曹掾官兵

十數員又增指使孔目官曹使散從官院虞候等數百人而知軍公使庫則軍中一阱也和糴之罷久矣江陰獨不能罷僻在一隅監司未嘗到誅求百端不可毛舉以為補耶去年温明州私鹽百餘艦往來江中殺掠商賈又各自立黨互相屠戮江水為丹軍城外公然賣鹽一斤五十錢西上晉陵武進境上數十聚落皆食此鹽而石排小河西巡檢兵反販賣菘菜蘿蔔為賣鹽家淹藏之用而官鹽百餘錢一斤終無一金之入軍江陰為

軍可見無補大抵更法立制必權利害輕重利多害少
行之不疑如罷軍為縣但胥輩不便而百姓有更生之
賜耳

鴻慶居士集卷十二

鴻慶居士集卷十三

宋　孫覿　撰

啟

回沈狀元啟

待金馬門之詔首冠殊科論石渠閣之經進膺槐寵天子興見晚之歎諸儒艷稽古之榮岩穴爭光搢紳𦍑慕恭惟狀元學士學無不通而深邃于歷文旨己出而自

得之心偶一時困刀筆于吏前不崇朝動聲名于天下雖萬人吾往矣豈特掉三寸之舌于九十之中借前箸以籌之故能知一日之差在八百年之後奏篇稱善楮價驟增舉羣驚北冀之空擊水運南溟之化固大丈夫所以自期者當如此豈妄男子出于嘗試而幸得之臚唱一傳歡聲四出某服膺滋久快覩宜先竄迹窮閻屢勤長者之車轍書名淡墨又陪學士之堵牆殆茲貴名暴白之初何翅郵命流傳之速同時流輩自笑槍榆決

起之早晚歲功名行見松柏後凋之操特迂鞭驅馳况
書滕凜高義以卓然愧勞謙之過矣第深竦歎莫究顚
言

和州謝宰執啟

百謫巳盈難逭黜幽之典一麾而去猶分共理之符伏
念某早出寒鄉首陪諸彥天資椎鈍豈有能為官牒推
移遂至于此俄值纂承之慶丕昭竄俊之公十亂興周
一夔輔舜逢辰千載敢忘魏公子之心多罪百罹妄有

齊虞人之志立伏之鳴奚補集枯之計甚踈拔手覆羹信是五窮之阨下機投杼豈無三至之信遽開使過之科更索長民之寄松楸在望雞犬相聞倘因坐嘯之餘獲遂息肩之所寧復爭先岐路志千里于伏櫪之間所願少假須臾巢一枝于深林之上玆葢伏遇某官應時作則道體為公天下之勢猶持衡本無私于輕重至人之心如用鑑亦何有于將迎致玆罷戾之餘尚玷使令之末平生所願投老獲從自愧無奇遂占陽城催科之考

庶幾未死及見鄭公仁義之行

回謝交代啟

東海之洋十年望歎景星之覩一日爭先甚麌製錦之多傷猶幸伐柯之未遠恭惟交代某官忠純許國愷悌宜民驥足已起許追彖于十傌豹章甚蔚尚窺見于一斑眷言淮海之邦久屈雲霄之步盍歸帝所用副師言奔逸絶塵莫繼大賢之躅優游卒歲敢忘後事之師

回通判啟

請上方之劍豈堪老病之餘分竹使之符遂玷承宣之寄不有指縱之自敢圖卧理之安恭惟某官循良千里之師磊落萬人之傑伐柯取則幸同聲氣之求傾蓋相從盡索形骸之外庶無大過以迄終更

回教授啟

補劓息黥但切歸田之意投閒置散尚何守土之謀猥先借譽于書詞尚記承顔于疇昔三毛殊勝識小異于千人一鬻可知會屬饜于五鼎恭惟其官高情拔俗妙

語噓枯渾然深厚爾雅之文信矣直諒多聞之友方求瞑眩以補過愆倘使濯夫獲萬金之良藥更令安世誦三篋之亡書書愧交懷占言難盡

回監税范學士啟

分符出守奉詔趣行方循牆罄闢命之恭而移文有勒回之意深切仰高之素未降既見之心恭惟某官傑出萬夫名超四海特立挺歳寒之操先遊之左右之容舉朝斷斷兮無有矣抱關碌碌未免何哉盍先召節之行

入奉受釐之對讌光下燭屈高論于借秦興盡欲還將退飛而過宋良深感戀莫究頌言

謝監司啟

一麾出守猥分千里之憂十國為連更托二天之庇踈頑何幸欣悚交懷恭惟某官望冠時髦心存帝室奏刀肯綮恢然遊刃之餘受命歲寒挺若後凋之操眷此賢勞之久盍先名節之行聖主興嗟何相見之晚也聾丞相老未嘗過而問焉

回無為知軍張徽猷啟

省户同升早接俊遊之末山城晝諾又聞謠頌之餘方恹遊刃于硎刀遂許借明于隣燭恭惟某官五公世冑萬石家傳滄海之遺珠靈光獨耀故國之喬木風烈尚存顧欲命千里之駕而未能遽先馳一介之書而見寵包茅不入敢加問楚之師唇齒相依自作全虞之計

謝淮西鈐轄陳御啟

明制閔煩便蕃均佚三刀夢協方欣千騎之臨一節風

馳已見百城之聳先聲所曁比屋交歡恭惟某官弘毅裕于大方忱恂懋于衆行五朝齊美獨高國士之風萬石家傳具載世臣之烈暫掇周行之峻來蘇淮右之民今袴昔襦左餐右粥類非俗吏之所為也首膺兵理之求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又佇來思之望某栖遲末路投畀小邦仰戴二天之仁辱先一日之雅楚令尹之仕敢懷喜慍之心滕大夫之才自笑功名之棫罙深感戀莫究名言

回舒守王郎中啓

黄堂坐嘯潤需九里之餘記室占詞妙絶五雲之體謙冲俯逮榮愧交懷恭惟某官識洞陽秋名高月旦刃發硎而迎解錐拔經肯綮之未嘗車醉墜而獨全蓋生死驚懼之不入久厭紛闈之直来班阜蓋之香坐茇舍于堂陰借餘光于隣燭伐柯未遠居慚非和郢之音擊析相聞寧復有奔湊之盜其爲幸會莫究名言

平江謝宰執啓

抗章避寵驤登延閣之華賜札疏榮誤玷名城之寄望尺五之天而逺矣紆丈二之組而去焉竊以天下之名實不可亂真而流俗之愛憎寧能害正時惟真主盡羣雄大狀閎濶之功一洗尋常之陋溺冠儒見安用腐儒築壇先登故得大將用能排六國于借箸之日亦復定三秦于傳檄之中其骫髒餘生漂流棄物方上聖宵旰有為之日正衆賢馳騖不足之時俯記疲駑上勩鞭策必欲係單于之頸豈容賈傅之空言尚當安會稽之

栖宜用陶公之大計審難自効竊幸退藏方虞逋慢之
誅已備藩維之托恭惟某官得君于三顧拔士于一言
禹行舜趨獨見質非之陋柴愚參魯盡歸器使之宜深
軫民勞遂承人乏惟姑蘇之故壤實吳會之奥區軍政
懷于百年熙治之餘民力困于一夫貪惏之後淅刀頭
之米莫喻其危瞻屋上之烏庶幾自免

回交代趙大監啟

埽君相之舍早貪附驥之榮分刺史之符俯愧續貂之

誚恭惟交代其官赫奕五公之曹循良千里之師解十二牛為遊刃有餘取三百囷而食功無愧亟奉璽書之寵進陪夜席之前猥以孤蹤遂維前躅韓荆州一面已大慰于夙心楚令尹告新當率由于舊貫

回通判韋朝散啟

奉詔趣還正衰晚卧痾之日抗章避寵踈便藩均佚之恩恭惟某官明習憲章通達國體千里之驥足尚淹伏櫪九霄之鵬翮行遂培風不圖起廢之蹤居有借明之

助多多益辨方觀遊刃之餘碌碌無竒豈恨伐柯之遠

與寄居侍從啟

裕虞人之旌敢有不回之節懷會稽之組猶分共理之符恭惟某官直諒而多聞弘毅而任重智出萬夫之傑解十二牛而遊刃有餘文推四海之中草三千牘而奉篇稱善佇膺詔奬歸覲清光某以流離衰貧之餘荷推挽矜憐之意憩甘棠而思召伯深愧前修避正堂以舍葢公庶聞治道

與范運使啟

視草西垣恩榮避席分符南服詔許偷安恭惟某官心平而行高才全而德巨言語妙天下知白雪而欲無道義輕王侯視浮雲之何有方傳聲于十國已托庇于二天豺虎未除稍貸狐狸之問山林不採庶全藜藿之生欣竦交懷占言難盡

與隣郡太守啟

視草西垣屢抗投閑之請分符南服更叨共理之求一

燈分隣壁之光九里借洪河之潤時惟幸會良激懽悰
恭惟某官文章邦國之華器業岩廊之具公車幕召發
妙契于一言帝席夜前望榮光于三接屬干戈之俶擾
軫霄旰之焦勞眷求慈惠之師增重藩維之托顧惟末
路獲附餘輝唇齒相視以為安藜藿何憂乎見采望而
見者屹如制水之防求則得之毋害乞醯之直

賀陳漕啟

一札流聞大慰雲霓之望十城驚竦佇瞻繡斧之光恭

惟某官夙擅冀北千里之稱時推斗南萬人之傑培風背于九霄之路析秋毫于百戰之場攬轡車中鷹隼殆將繫矣埋輪道上狐狸何足算焉某老病守藩疎慵負國謾索太倉之粟無補縣官空餘涸轍之魚以俟君子俯深欣頌莫究名言

上宰相辭臨安啟

負罪投閑蒙恩起發惟錢塘之巨鎮實行殿之陪京累聖涵濡比屋盡千金之子羣兇稱亂頻年為百戰之場

雞犬不鳴人牛俱喪汚萊蕪沒疾病呻吟宜得循良慈惠之師上體惻怛哀矜之意伏念某崎嶇兵亂屏竄洲居獨立于風波不測之淵恐不脫于鮫鰐垂涎之口一聞洶洶便有性命之憂豈復營營更思富貴之樂敢圖恩紀孤蹤擢寘從班叨塵樞府雖無收並蓄不廢牛溲馬勃之求而驅去復還幾類狗苟蠅營之態實難黽勉上副使令傾倒闕忱亟上叩閽之請恢崇大惠佇聞造膝之陳苟未塡溝壑之間猶能効犬馬之報

上秦參政啟

伏審參政正直質諸鬼神忠信行于蠻貊盡室航海傳遠中州四海傳聞感涕交下漢蘇武節旄盡落止得屬國唐杜甫麻鞋入見乃受拾遺未有如公獨狀忠義于強敵封豕之中盡得遠情于二江敗衂之後膺受帝賚恢復中興登進廟堂參秉大政某以門牆舊物未獲申賀厦之私而蒲柳殘年方亟上籲天之請敢圖恩紀曲賜優容此生得全櫟樗之形則他日敢忘蛇雀之報

回寧執啟

灑埽真祠方適島居之願藩宣大屏遂分旰食之憂念非擇事之時莫致籲天之乞某踈庸少與狂狷妄行逢時不祥遭己交疾所願全生碌碌以効甯武子不可及之愚無何妄作紛紛幾致盈成括小有才之患自嬰嚴譴已分歸耕偶未遠于迷途遂復還于故我不圖流落尚軫記鄰寵以隆名付之方面一時盜賊之徒猶在何以折衝四方冠蓋之路所從敢言卧護退循涯分罙積

競惶此伏遇某官觀過知仁求人用舊以權衡之平可信故毫髮之善不遺顧此衰殘尚叨器使惟是會稽六師之次近在錢塘一水之間衆口難調十手所指兵火之威未解殆非飭傳厨以稱使客之時犬馬之力已疲但有賜骸骨而歸卒伍之意終期大造曲遂私誠

與交代李待制啟

卧漳濱之疾久待盡于窮閻復鴈門之踦遽疏榮于巨屏不圖晚節獲並英遊恭惟交代某官儒學甘泉之從

臣悃愊東京之循吏才高難用已憂大紘之不容去後見思尚愛甘棠而勿翦挺一德始終之操見三朝進退之閒猥以庸虛遂相先後故將軍起廢豈有能爲舊令尹告新庶無大悔

回謝通判啟

衰晚卧疴久逃空谷誤恩起廢尚軫遺簪伏遇某官敦故舊伐木之仁重久要投膠之契布帛之溫言曲借桑榆之暮景增光袖手旁觀將見汗顏之斵伐柯取則庶

收坐嘯之功

與運使曾顯謨啟

屏竄一隅幸孤生之永棄蕃宣大屏豈衰病之能堪伏遇某官推心不愧于古人為義獨高于流俗交情可見屢動長者車轍之臨宿恵不忘自有故人綈袍之意不圖晚節獲附餘光喜溢情悃望踰意表念漂零之久方興遶樹三匝之悲拊疲瘵之餘更賴中流一壺之賜

與宣撫使開府啟

注安危之意有嚴制閫之雄布寛大之條猥預殿邦之
重登龍巳久附驥滋榮恭惟某官片言折千里之衝尺
箠制四夷之命師行席上敵在目中借箸坐籌笑腐儒
之敗事投戈下拜識吾父而自歸以一身進退之間為
天下安危之繫不圖晚節獲預榮觀草木盡知其名益
峻嚴瞻之望藜藿為之不采庶全樗散之生

與湖州守葛待制啓

修香火之因久退安于散地奉璽書之寵遽叨復于邇

聯藹然衰盡之餘沛若恩威之重恭惟其官雄姿英發妙智光明覽千仞而獨翔把一麾而坐嘯九萬里培風之背豈有遺蹤十二車照乘之光殆無偏矚不圖晚遇獲邇隣封終日效顰空慕捧心之美一時釃酒曾收徙突之功欣頌之私占言難盡

回謝劉漕龍圖啟

伏審光奉帝綸肅將使指諫大夫伏蒲殿上方疏三接之榮部刺史埋輪道中又見十連之聳恭惟其官才高

難用道大不容撞千石之鐘而嗑于寸莛駕萬斛之舟而膠于尺水始失謨于問陳旋賦命于乘軺龍馬負圖聯内閣邃嚴之直木牛輓粟皆太倉紅腐之餘方覽勤于中宸行亟躋于近列益隆雅望允副師言某偶叨奉于藩條屺仰瞻于金節尺書起廢固已賢十部之臨衰晩卧痾乃獨有二天之庇

謝徐漕啟

奉祠真館方竊便安出殿大邦誤分憂寄顧衷傷之未

起匪衰病之能堪恭惟某官望重本朝才高當世舉行殿六師之次蒙左餐右粥之恩制一時萬貨之權極南山東漸之境竚膺詔獎入覲清光某以非才叨塵巨庇欲通書而未果豈流問之敢先感頌之私占言難盡

回平江守胡舍人除待制啟

伏審詔發中宸寵褒舊德持甘泉從臣之槖首著籍于西清佩會稽太守之章尚優藩于南服朝廷增重黨友交欣恭惟某官雄深雅健而語有令音博大高明而器

亡近用夙抱蓍龜之智蚤依日月之光咸陽奉錢獨羸于相國滹沱豆粥先饋于公孫殆茲大人利見之辰是謂君子光亨之始金貂七葉教名已接于千齡門戶八蕭富貴可量于異日敢意謙冲之過遽形流閈之光開風固已激衰懦之餘臨書莫能叙感藏之意

賀宰相啟

伏審詔發中宸寵還上宰兩兩叱泰符之象巖巖具維石之瞻八垓之遠遊未還上方勤于北固四國之流言

既息人皆走于東歸麻制甫傳中外交慶恭惟其官氣塞天地而無害謀質鬼神而不疑踐歷三朝始終一操戡劉大憝煥龍飛夾日之光酌斟化鈞極鍊石補天之巧爰出天將齋壇之節遂戲左相鼎席之尊注想深柱石之憂來蘇徯雲霓之望詔音數下使馹交馳趣鋒車而造朝揚大庭而作命皇天悔禍啟周成王定鼎而卜年遠人革心見郭令公投戈而下拜千八百諸侯之國盡歸于帝籍二十四中書之考獨冠于臣宗駿惠前模

肇新邦命中興可待輿論所期某技盡五窮咎深百謫所宜竄迹于蟲蛇之侶尚容接武于鴛鷺之聯久蹭蹬于戎城遂崎嶇于兵亂雖談世事見王尊何憂而數蹈危機惟名平獨弔仰止大鈞之播俯加墜履之矜走慈母于下機孰不疑于衆砦援匹夫于擠壑終有賴于至公

回宋發運啟

嘗膺訟愆方受一廛之托循牆避寵莫申三命之恭襆

被造官發車問俗十萬家已墮無何之境二千石猶分
共理之符伏惟某官盛德矜愚至誠樂善軫門牆之舊
物尚追記于昔年悼江海之遺踪久漂流于異路墜尺
書而借寵起衰貧以增華戴二天之仁恃矜容之有素
妙五雲之體但藏去以為榮欣頌之私占言難盡

鴻慶居士集卷十三